

聚焦書房
SPOT LIGHT



姚瑞中的精神時光屋 幻影堂裡的讀書札記 以無常為常從生活裡的徵兆找尋刺點

文／尤騰輝、圖／陳德叡



- 1 姚瑞中的書房有個神秘的名字—幻影堂
- 2 書房望出去可看見市中心築地而起的建築高樓

打開姚瑞中《幻影堂》工作室的門，迎接我的是一面面的書牆，可相較於他書籍收藏的全貌，工作室放置的畫冊類書籍僅是他閱讀世界的一隅。

姚瑞中打開他那套真空管的音響，從成對喇叭中放出來的是 Miles Davis 《Kind of Blue》專輯裡〈So What〉熟悉的 hook（鉤子，指歌曲裡最使人記憶的旋律）。

簡單的寒暄後，姚瑞中請我們入座他的工作桌，我們斜角而坐好相視而談。問起他閱讀前有什麼儀式性的行為，他說：「泡茶跟點香吧。」

「這茶是來自行天宮附近一家印度茶葉的專賣店，倒出來是紅色的，喝起來不會澀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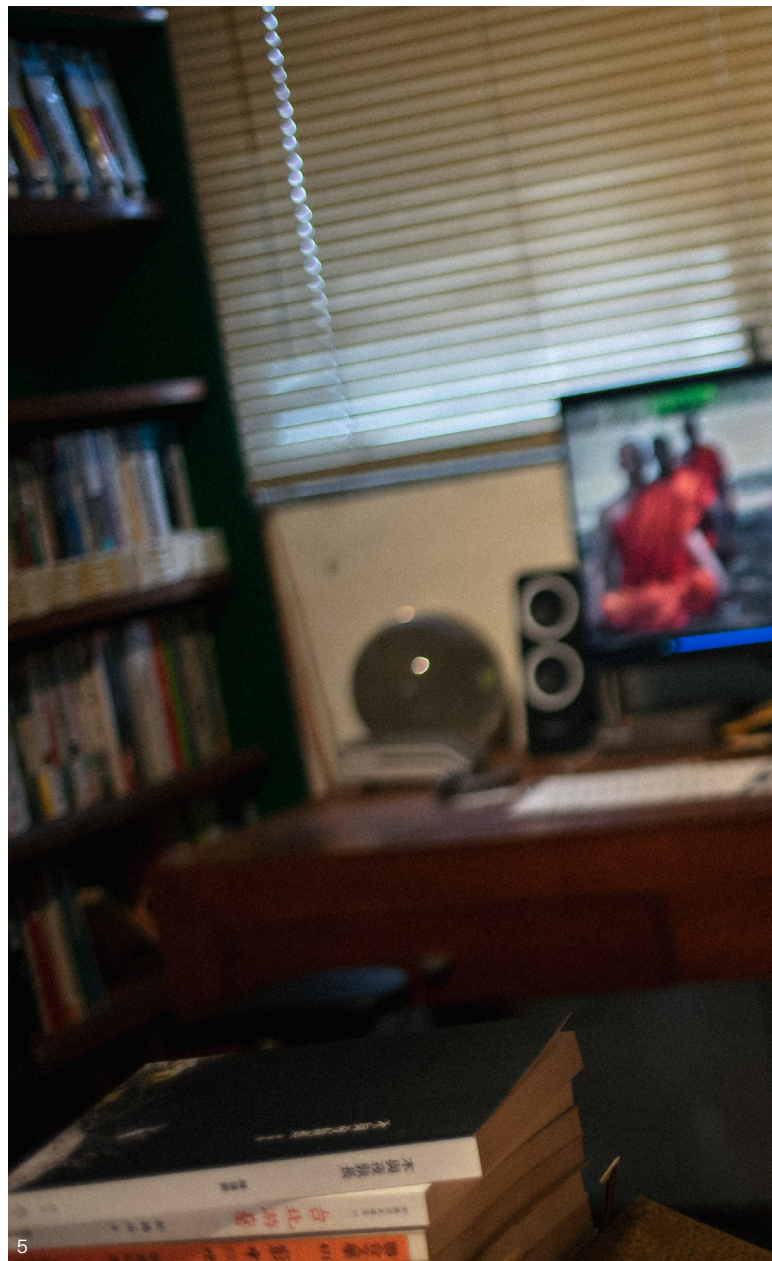
他起身拿了一炷香，將尾段截掉，鑲在線香盤上，用打火機點了起來，煙隨著空氣盤旋而上。

從對歷史的懷疑，到另一種聲音

「我對教科書有種奇怪的抗拒性。」相較於閱讀名著，姚瑞中認為啟發他的反倒是圖像式的閱讀思考，除了感興趣的歷史、地理學科外，漫畫更是他想像力的來源，包括浦澤直樹的《怪物》和川口開治的《沈默的艦隊》都是他如數家珍的回憶。

姚瑞中在 1985 年時進入復興美工就讀，他受不了上課的無聊，時常跑去光華商場買雜誌看。當時尚未解嚴的臺灣，想必是不能明目張膽地看禁書，他會去偷買人間雜誌來翻，或者透過當時在圓神出版當編輯的姊姊手中，搶先看龍應台《野火集》的稿子。

那些禁書與影像上的震撼，讓我不禁心想：「攝影真的太讚了。」當時的姚瑞中暗自決心一定要透過攝影來伸張正義。



自高三開啟了他專研攝影的路後，他也在大學師從阮義忠，跟老師學習暗房與攝影，除了幫助老師創辦的「攝影家雜誌」、管理暗房外，也把包括攝影論等蘇珊·桑塔格的攝影理論經典給啃食完。

但另一個問題是，姚瑞中提到高中讀到的歷史，很多是權威時期所被重點架構出來的歷史，「那年代談臺灣歷史是個禁忌，但身在臺灣卻不知道這塊土地發生的事，真的荒謬的讓我汗顏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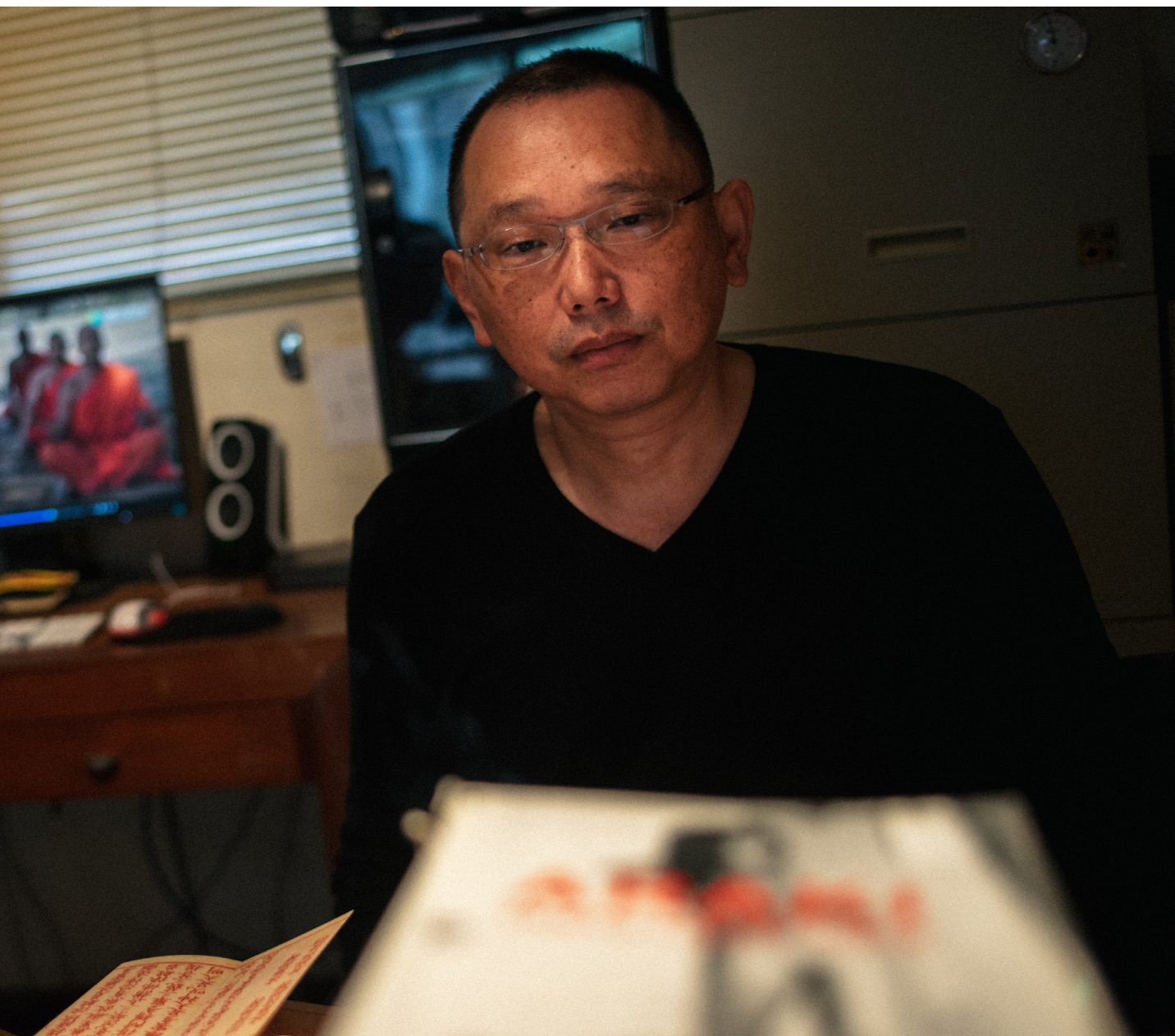
1 姚瑞中翻閱當年自己的手寫論文稿

2 姚瑞中與學生一起進行的海市蜃樓踏查計畫書系

3 大學時與山結緣的姚瑞中，對自然書寫書籍的熱愛也不在話下

4 姚瑞中透過電腦分享年輕時的筆記本掃描檔

5 為學習更接近梵文的發音，近期姚瑞中開始觀看印度的釋迦摩尼影劇



這些有意識的閱讀學習經歷，讓姚瑞中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在懷疑歷史的真實性，他意識到裡使是勝利者的失血，因為失敗者被殲滅的同時，也失去了話語權。

「後來，我也因此立志要寫些書，去講那些沒有話語權的人的故事。」姚瑞中口中的故事，是如同拍攝《海市蜃樓》的臺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系列那般，用攝影去找出異於官方美好說法的角度。

書只是個載體， 讀進心裡就結束任務

大學時期的生活，姚瑞中形容自己的生活有這些關鍵字——爬山、拍照、搞社團、寫論文。那時除了弄「宣統報」和「天打那實驗體」外，還有幾本影響他甚多的書籍和作家。

姚瑞中拿出鍾明德 1989 年出版的《在後現代主義的雜音中》，翻到〈家庭剪貼簿〉憶起他劇場時光演出的「哈姆雷特機器 (Die Hamletmachine)」；而舒國治則是他喜愛作家裡的雜學代表，他認為舒國治文言文與白話文混



雜書寫的方式拿捏恰如其分，不像去歐美學經典再回來詮釋，姚瑞中稱讚舒國治的寫作論點獨特，從雜學中理出自己的論點自成體系；壓軸的陳傳興，則是在《憂鬱文件》、《銀鹽熱》與《木與夜孰長》等書中，用充滿詩意的文字，在學術、白話文與詩體之間，討論攝影的理論，讓讀者在閱讀時充滿想像空間。

但姚瑞中看待書籍的方式，是將其視為是一種載體，「書是種載體，手機是，電腦也是，書的內容到你心裡時，載體就沒用了，它只是個 data base 儲存庫而已。」

「釋迦摩尼佛這輩子有寫過任何一本書嗎？沒有。他都在講道，佛經是他弟子幫他做的口述轉傳，等同於他的演講稿。」他舉例佛經，證明釋迦摩尼悟出了道，自然不需要載體，因為佛法就在心底。

「一本書的重要性不是說他多厚，而是講了多少事。」如同《金剛經》裡的四句偈：「一切有

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簡單，卻也影響深厚。姚瑞中舉 The Beatles 的 John Lennon 為例，認為好的歌與歌詞能寫得令人難忘、朗朗上口，音樂的旋律簡短，也能夠如此雋永。這讓我想起〈Imagine〉著名的那句歌詞，「You may say I'm a dreamer, But I'm not the only one.」暗示著追尋夢想的路程，看似艱辛孤獨，但許多人與自己一樣，期待在黑暗找出裂縫窺見那道光。

此時姚瑞中半開玩笑的說：「有些流行歌就跟咒語一樣，一個聲調唸唸唸，只要有意義，你就背起來了。」

「書是啟發用的，但不是負擔。」

姚瑞中曾在《在台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》新版序中提及 Pink Floyd 〈Wish You Were Here〉一曲的歌詞。緣由是同為復興美工的許允斌，高中時座位就在姚瑞中前方，下課時拉著姚到家裡聽 Pink Floyd，《Wish you were here》及《The Wall》兩張專輯也成為他的搖滾啟蒙。而許允斌，則在海軍陸戰隊時與廣播人、作家馬世芳成為同梯上下舖好友，一個專研 The Beatles，另個愛好 Pink Floyd。退伍後找了一幫臺大同學，夥同會攝影的姚瑞中一齊幫忙，聚成了那一本臺北指南。

「我一開始只是被找去拍照，後來跟他們那群人混熟，也著他們學習了一些編輯的技巧，運用在後來的出版上。」談起《在台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》，姚瑞中笑著形容自己只是個打工仔，「沒想到我成為他們幾個當中出書量最多的人。」

「我很多創作冥冥之中都跟一些引導有關，時機到的時候就會被引去某些地方，做攝影創作的也知道，有些東西是有 sign 的、有徵兆的。」

「我們做視覺藝術的是當下看到那個作品，不像電影要看完一個半小時才知道發生什麼事。」姚瑞中說的是視覺藝術的直覺與感應，那些會持

續在心底共振的影響，在看作品的當下幾秒內就會知道，「這些媒介接收的時間感、空間感、現場感以及共時感皆不一樣。」

姚瑞中在兩年多前拍完《巨神連線》出版的第二天，就進了醫院心臟裝支架。後來他開始吃素、聽經，「拍完《巨神連線》研究了這些佛像的系統後，都摸索的差不多了，但那也只是個發展史，我想理解佛法發展的精髓，於是開始聽經，聽著聽著也畫了許多畫作。」

近些日子的姚瑞中，在工作室的時光總是作畫、念經、聽音樂，同時也吃素、喝茶。「我戒咖啡二十年，以前抽菸抽了三十年，因為心臟支架也就戒掉了。」他如此詮釋戒斷的方法，「都是一念之間，一個念頭而已。因為接下來策雙年展要做畜生道，我也開始吃素，念頭一轉，說戒就戒。」

「佛法說，以無常為常。」我們現在這些作品，過一百年後就消失爛掉了，他不會永久存在，不是恆常不變，而是一直在變。

「這些書之後也會消失，到別的地方去，」姚瑞中這麼說著如何看待與這些身邊物的關係，「我們只是暫時保管它而已。」對書不用太執著，有流通、有人看，價值才會出現。

「讀進去，它就會在你心裡面，你就不一定需要這些書了。」人畢竟不是電腦，像日期、數字或專有名詞都不容易記的長久，但結構、方向知道就行了，其他交給電腦處理。

「書是給人家啟示用的，不是給人家當負擔的。」書越多，其實負擔越大。何況，不是每個藏書量大的人都會去閱讀他的書，「那種裝飾品，就是填補他的懼怕。他渴望知識，但無法得到，於是就擺在那邊好隨時可以拿到。」

1 姚瑞中於工作室的作品蒐藏室

2 姚瑞中工作室角落收藏著一尊佛陀的臉像